

棺

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有個木架，顛巍巍地支撐著一個檜木盒。一旁的人們正圍著它，茫然地緩緩朝同一方向踱步著。

「…※&菩……* &無」他們嘴上念念有詞，加上一旁蜿蜒上浮，時不時被歪曲樂聲摧折的煙霧，令這場景添上了些詭譎。

鈴鈴！鈴！身穿橘黃色長袍的男子晃動手上的搖鈴並緩緩說道：「過橋喔——」接著，跟在其身後的人便跟著說相同的話，搖鈴聲也再次響起……

……鈴—鈴——！

「！」震耳欲聾的鬧鈴聲把我的意識用力的拽了出來。

「又是這樣的夢？」

「五點…三十四分？」我迷糊的看著鬧鈴上那奇怪的時間，哪會有人設定這種死人時間的鬧鐘，我吃力地想要想起些什麼，不過一團黑壓壓的睡意卻席捲而來……

小時候，我常常會做一些奇怪的夢，我偶爾會夢到朋友或一些根本不認識的人，失魂落魄地看著張照片，然後無神地傻笑著。有時，還會看到時鐘，上面的指針歪歪扭扭的，不過卻還是準確地指在盤面周圍的小點上。

「為什麼？為什麼？」不停地有這樣的語句夾雜在啜泣聲中。當我醒來之際，偶爾會傳來：謝謝你……。但是在起床後，我不見得會記得甚麼。

就這樣，我昏昏沉沉的又睡了一個多小時。接著，我便起床洗漱準備出門，踏著有一拍沒一拍的腳步走進浴室，「…- - -」今天的燈好像有點昏黃，斷斷續續的閃著。

穿上掛在門邊的黑色牛仔外套後，準備就緒，出門。

今天的天氣有點太過份的好了，太陽就這樣惱人地掛在萬里無雲的天空中。

鈴—鈴——！還沒等我對這天氣嘆氣，一通電話打了過來：「老闆，有個客戶，臨時想找您談談。」電話那頭傳來新工讀生有些膽怯的聲音。

「談什麼？」

「客戶說他臨時想改訂單，但是得找您來。」我就知道今天不是什麼好日子，看了看手機上的農民曆：宜安葬，有股不悅的心情油然而生。

當我正準備穿越馬路時，前方有個粉色背影，頓時暗了幾分，接著，腦海中便浮現一個畫面……

……身穿粉色大衣的金髮女士，倒在書櫃前，絲毫不動。原本還粉嫩的大衣，染上了幾朵紅豔，她的髮絲，浸潤在滿地的鮮紅之中，而她的雙手呈抱胸的姿態，眼神望向某個角落。畫面的右下角，有個被撬開的櫃子，裏頭空空如也，當時的時間……

「看來，快走了呢。」我心中暗自飄過這個想法。

「至少還能撈一筆生意。」我偷偷地往她的大衣口袋塞進一張名片：帝御壽具。

我常常在無意間，看到別人的，死狀，我不知道是為什麼。

小學時，我曾夢見鄰居家中正在辦喪禮，靈堂上的照片，是鄰居家的爺爺。醒來後我沒有多想，一出門便告訴鄰居：「你們家，是不是有人，要走了。」

「你在說什麼？」隔壁的叔叔有些驚訝的看著我，不一會兒便冷冷地拋下一句：「小孩子不要亂講話。」而我也只能不明所以的點點頭，便去上學了。

放學後，有台救護車開進我們家旁的巷子裡，其他鄰居們好像說著「回來了，回來了。」我想湊過去看，不過卻擠不進去。不久，鄰居家就辦了喪事，爸爸媽媽有去上香，不過沒帶我去，因為我還是小朋友。

在那之後，我時不時就會夢見類似的事，我也還是會跟同學說，很奇怪的，他們在那之後也都會接二連三的請假。

「就是他，就是他說我們家會有死人的。」

「一定是因為他詛咒了阿嬤！」

「都是你烏鴉嘴啦！」

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我惡言相向，甚至想排擠我，只因為我做的夢，剛好都對上了他們的遭遇。

就這樣，我越來越少會跟同學明說我預見的事。不過……

「呃，你……」我看向我在班上少數的朋友。我們都叫他小敏，他是一個很怪的人。我已經盯著他的臉看了快兩分鐘，我發現他的臉有點黯淡，五官看起來很不明顯。

「不要說我家會有死人喔，小心我揍你喔。」他帶著有些憤怒的語氣，咬著牙對我開玩笑，露出他那不可忽視的螢光色牙套。

但是，他整個人突然暗了下來，接著，我腦中浮現出了一個畫面……

……打滑的貨車在地面上留下漆黑的劃痕，倒掛在崖邊的護欄上，一旁有個被撞到的交通標誌牌：機場—500 公尺。不遠處有另一台車，車頭早已從中央被壓成左右兩半，左前方的車輪也消失無蹤，整台車在一個血塘中冒著黑煙。

幾乎被壓爛的車頭內自然不用說，裡頭只有一把長髮與有些粉紅的組織碎片，而較完整後座裡，只有一個身體，以 L 字型卡在前方的兩個座位之間。他的手僵直得向前舉著，臉上五官與一旁的組織混在一起，有顆眼珠不見所蹤。但是，他張大的嘴，露出了我絕對不會認錯的牙套，上面套著螢光綠色的矯正橡皮筋……

「我下禮拜要出國，這次去希臘喔！」他很自信的跟我說。

「啊你擺那什麼鬼表情？」

「你可以，不要去嗎？」我第一次看到這麼清楚的畫面，不是喪禮，是死狀。

「為什麼？你是不是夢到了什麼？放心啦！讓我來打破你的詛咒！」

「……反正就是，很危險，坐車小心一點。」我不敢告訴他我看到的，而且那甚至不是我夢到的，但我還是希望可以盡可能地暗示他。

後來，他們真的決定不要出國，還決定找跟往機場是反方向的地方。

「至少，能避免意外了，對吧？」我有些不肯定的說服自己。

「坐車時，小心點。」在他要出門前，我還是傳了一封訊息給他，想再提醒他一次。

幾個小時後。

我一打開家裡的電視就看到新聞標題：「連假第一天酒駕即釀死亡車禍！」

「一輛載滿水泥管的貨車迎面駛來，跨越雙黃線直接往對向的自小客車撞去，水泥管直接從車斗滑落，小客車也被貨車直接壓扁。」看著那不可置信的新聞內容，接著聽見現場記者的播報：「記者現在位於鸞山的山道出口前 500

公尺處，可以看到地上有大片的車輪軌跡，還有在那裡有台被壓扁的車子跟掛在護欄上的貨車頭……」

「鸛山？他們去麓川宮參拜的路線是不是剛好經過那裡？」想起跟車禍地點差不多的地方，還有我預見朋友的事務現場，不禁讓我全身皮膚發癢，抓個不停。

而這個緊張的念頭，在不久後就得到了應驗。

「小敏出車禍了！」一個訊息冷冷地從手機亮起。

那時，我才發現不管我做甚麼，都不可能阻止他們的死亡，只要出現在我的夢裡或被我看見了未來死狀，基本上一隻腳踏已經進棺材了……

「當時的經驗對比現在的工作，還真是諷刺！」想著想著，我便抵達店門口了。

「先生請您再等等，老闆一下就來。」那新來的工讀生用有些生硬的口吻安撫著客人。

「歡迎光臨」感應門隨之開啟。

我看著穿著高定西裝的朱鵬遠，他坐在店裡的沙發上。他想翹起二郎腿，但肚子上的肥肉讓他顯得略微滑稽，哪怕衣服再高貴，也遮不住他身上庸俗的氣質。

「朱鵬遠先生，請問您還有哪裡需要更改？」我帶著服務的微笑，居高臨下地看著他。

朱鵬遠，是市裡數一數二的有錢人，好像是個董事長，至於賣什麼的不重要，反正就是個好色的混帳老頭。

「你有沒有材質更好，更貴的棺木？既然都預定了，我可不想用普通的木材。」瞧他用一臉付錢就是老大的姿態說著並隨意地看向放在不遠處的訂製棺材：「我看那個就不錯啊，黑色那個。」

「你的眼光還真好，那是黑檀木的，但是不好意思，已經被預定下來了。」我隨意地敷衍他，同時不停上下打量著這個有些高傲的肥胖男人。在我看向他眉心之時，我看到……

……面色鐵青的男人側臥在地，有個傾倒的金屬茶杯在他身側打滾，杯中茶水已滲入赭紅色的地毯中，看起來就像有灘血一般……

「或許，金絲楠木更適合你一些。」

更配得上你那張因為氰化物中毒的青色臉孔。我暗自想著，看著他以發亮的眼神朝我看來。

「好，這個好！聽起來高級多了。」果然有錢人的思想還是跳不開這些空有表面的形容詞。

「那就改成用金絲楠木製作。」唉——又浪費了一副好材。

我一一掃視著地上做好的棺材，那些都是我親手製作而成的，一遍遍地打磨、上漆，等他們的主人躺進其中。

人們在親友去世後為了安慰自己所做的棺材與儀式，美其名就也不過只是送給亡者的最後一份禮物，在我看來，就只是在世人們的私心罷了。不過，對於這個棺材，或者說，禮物盒，我倒是對它情有獨鍾。

厚重的木材被堅實的釘子在一聲聲捶打下撕裂、撐開，就此封起已故之人最後留下的唯一能證明自己的軀殼，讓這個禮物盒，永世長存。只是，盒子中的，永遠都沒資格被稱作禮物。

我輕撫著玉製成的棺材，在燈光下閃著光芒，這是我做的最完美的一個，只等著有客人預定它。

向晚時分，那天空依舊沒有一絲綢緞在其中飄盪，只有一整片殷紅。我在隨意地吩咐工讀生做最後的清點與清掃工作後便離開公司。

「果然還是沒辦法喜歡上這種天氣。」

一走出公司，我就向公司左前方的巷子逕直走去。這條巷子，雖然不是回家的捷徑，但我想稍微繞路一下。巷子內，鮮少有人在這走動，如此一來，我就不用沒事還要看到莫名其妙的死人。

在我漫步其中，顧盼四周的時候，有個女人快速的從我的身側擠過，我還沒仔細看清長相，她就離開了我的視線範圍。不過，我還是能感覺到，她好像有一點特別，說不上哪裡特別，但給我一種微弱的興奮的感覺。她穿著一件酒紅色的洋裝，從左肩到腰側有一條玫瑰金色的鏈條點綴。

但她也只短暫地轉移我的注意力，我也沒再多想，加快腳步快速地走出巷子。

相同的畫面再次出現，檜木棺、道士、圍著棺材的人……。

「罔孫代代攏足有孝有無？」

「有喔！」

「罔孫代代出狀元有無？」

「有喔！」

「罔孫代代攏平安大趁錢有無？」

「有喔！」道士與圍在一旁的人，振奮地一來一往地喊著。

只是，往一旁的棺材看去，裏頭有個女人，看不清面部，但是帶給他熟悉的感覺，她的身型勻稱地像與棺材緊密地接在一起般，合理地展示著與棺材密不可分地連結。

與其說棺材是量身打造的，說她是為了這口棺而誕生的或許更加合適。倏地，道士手中的搖鈴響起，這個鈴聲，格外刺耳。接著畫面便在轉瞬間跳轉……

……遍地的玻璃碎片都往同一個方向射出，有個女人倒在水泥地上，下半身一絲不掛，原本應該是洋裝的裝束，從腰線處被撕扯開來，而在上半身的衣物也無法倖免，上頭處處可見還未乾涸的體液，黏膩的緩緩流下，在酒紅色的布料上印上幾抹痕跡。她的頸部與鎖骨上遍布參差不齊的齒痕，她微側著頭，凌亂的頭髮遮蔽了雙眼。

「這時間是想勾引誰啊？」一旁突然出現一個男子的聲音，而且他正緩緩朝在地上的女人走去。

「嗯！！」女人突然從有些恍神的狀態驚醒，有一根大約比手指還粗一圈的鐵條插入她的下體。

男人握著鐵條，不顧女人不斷扭曲的身體，持續向深處探去，時不時還往左右扯開，再轉動著鐵條。女人因異物深入而哀號著，不過男人依舊不停手，臉上更綻開笑靨，似乎很滿足的樣子。

握著鐵條的手上，好像帶著一條深紫色的手鍊，上頭的幾顆深色圓珠似乎刻有幾個金色的字符。在那狂喜的嘴角邊，有個明顯的青紫色印記，延伸至耳後。

此時的地面，早已被從下體處流出的血染成有些混濁的紅棕色，和那被撕碎的酒紅洋裝有些相似。

不久後，男人起身又向女人靠近了些。「要怪就怪你看起來這麼……」他眼色沉了下來，接著往女人的耳畔吐出幾個氣音「……」

說完，他便扯下女人洋裝上的金屬鍊條，緩緩地一圈圈纏在女人的頸部。

「……」女人無法出聲，只能微微瞥向男人，應該說是看著後方的門牌：光明路 5 鄰 34 號。最後，在越發緊收的鍊條纏繞下，她的眼珠微微往上吊了些……

身旁的手機亮著，昭示著死亡的時間。

——9 月 5 日 5：34。

「……又做夢了。」我從夢中被扯了出來，煩悶地嘆了一口氣，床單已被冷汗浸濕。

我看了看鬧鐘上的時間，已經到要上班的時間了。

我換好了衣服，在鏡子前照了照自己，突然回想起夢中的細節，連忙點開手機看了看，今天是 9 月 6 日。

昨天遇到那個女人已經幾近傍晚了，照理來說，在凌晨時就會香消玉殞了，我卻遇見了她。

「那個女的……還活著？」我新奇的回想著一切的細節，這是第一次出現在自己夢裡卻還活著的人。

我扶著鏡面看著深處發散著光亮的瞳孔，低低地笑了笑。

「最完美的棺材有客人了。」

兩周後。

「光明路 44 號……這棺材店也太會挑了吧。」一個穿著警服的男子跟著手機上的導航走著，嘴裡小聲嘀咕著。

「終於找到了，請問有人嗎？」警察看著昏暗的店鋪，神明桌正對著大門，店裡唯一的光源是桌上鮮紅的神明燈，照著地上一具具棺材。

我站在黑暗裡看著他轉悠著找人。大白天的，警察來這裡做什麼？

「警察先生來這裡做什麼呢？買棺材？」

「！」他嚇得轉過身，還罵了句髒話。

看著他滑稽的行為，我憋不住笑：「還以為當警察的膽子都不小呢。」

「做什麼呢！我來辦公事的，你就是沈無咎？」他有些惱怒地說道。

聽見我的名字，我趕緊收起剛剛對他的嘲弄之意：「是，我就是，請問有什麼事嗎？」

「要買棺材的話，那邊的可不行，那些都是我精心準備的。」我指著他腳邊的棺材。

他深吸了口氣：「你認識朱鵬遠嗎？」

「朱鵬遠？」

「啊！他兩星期前來找過我，跟我修改預定棺材的訂單，有錢人不都這樣？生前怕死卻又為身後事到處忙碌，就怕自己死後隨意地變成一抔黃土。」

「我還推薦他選金絲楠木呢，那可是上等的，畢竟是我親手做的。您要不要也買一個備用，我算您便宜點。」我盡可能地釋出我所剩不多的善意。

不過他打斷了我的推銷：「朱鵬遠死了，死在你做的棺材裡，所以暫時將你列為嫌疑人。」

「我？」

「不可能我賣了菜刀給別人，別人用菜刀殺了人，就說我是兇手吧？」

「你似乎對他的死沒有很意外。」

「我夢到過他死了，雖然這聽起來很荒唐。」我的確看到了朱鵬遠會死於氰化物中毒。不過我也沒辦法阻止，畢竟，小敏在我的萬般阻止下，依舊跟家人一起，死在醉酒的貨車駕駛輪下。

唯有那個例外。

「別開玩笑了沈先生，現場有關於你的線索，所以現在請你跟我們走一趟。」

「欸等等警官先生，能不能讓我上柱香再走？五分鐘就行，你可以盯著我沒關係，我只要一下子就好。」還沒等到回應，我拿著香就開始點燃。

警察皺了皺眉，發覺神明桌對著大門，這種擺放的方法肯定觸犯了某種禁忌：「神明桌這樣擺會招來煞氣吧？」

我只是笑著回他：「沒關係，反正有些人也滿身煞氣，神明不也沒顯靈嗎？」

「好了，我們走吧。」

奢華的客廳裝飾著許多珍奇異寶，牆壁上掛著名畫作，頭頂上的水晶燈閃爍著光芒，而客廳中央擺著一具半開的棺材，裡面躺著一個人，雙手交疊，面容青紫。

「因為他嘴巴裡含著我的名片所以懷疑我？」

「我沒看錯的話他是氰化物中毒吧，連他的妻子作案可能性都比我大。」我隨意指向面容憔悴，呆呆望著棺材裡的女人。

死因診斷出來是氰化物中毒，因為喝下了被投了毒的茶而毒發身亡。

「警官先生，我要怎麼做到在半夜闖進他家，並且殺掉一個比我重上一倍的人，把棺材放到客廳中間，把人丟進去還不吵醒他的妻子呢？」

突然坐在沙發上的女人開始顫抖，哽咽地呢喃：「他想殺我……他想殺了我…」

旁邊的警員以為她是看見了作為嫌疑人的我而感到恐懼，一遍遍地安撫著她。

我看著她神色呆滯地樣子，詢問了站在我身旁的警官：「她是……」

我隱晦地點了點腦子。

「朱鵬遠的妻子患有思覺失調症，雖然她也是嫌疑人之一，但這麼看下來，你的嫌疑還是最大的。」

我皺了皺眉頭，被懷疑成兇手，這可不太妙，目前自己是對牢飯還沒有慾望的。

我向朱夫人走過去，輕輕地挽起了她袖子，露出手底下的瘀青。

「這裡怎麼了？難不成是抬重物被壓傷？比如……放在客廳中間的棺材？」

朱夫人什麼都沒有說，只是望著手上的青紫。

我湊近她的耳邊：「別裝了，再裝就不像了，毒是妳下的吧？我還知道妳把那些東西藏在了哪裡。」接著我說了幾個地點。

朱夫人眼底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狠戾，但她知道只要自己死咬著不知情，裝作精神病，把所有推到眼前的人身上就好了，而且那些東西上面也沒有可以證明是她的特徵，例如指紋之類。

但她明明已經在朱鵬遠回到家前就放棄了毒殺，最後他卻不知怎麼回事還是因為氰化物中毒而死。

果然上天都在幫我，那副突然出現的棺材一定是上天的旨意，她忍住扭曲的惡意，她摩挲著手上的瘀青，這是代價啊，朱鵬遠……

朱夫人突然伸手掐住我的脖子，力道之大彷彿要將我置於死地，歇斯底里地喊著：「就是你殺了我老公！是你！」

旁邊的警察被她突然的舉動嚇住，愣了一秒馬上壓制住朱夫人，驟然得到氧氣，我不禁咳了起來。

「這麼大的力氣，拖個棺材也做得到吧，咳咳……」

我看著那個將我帶來的警官：「我說過我有做預知夢的能力，你相信嗎？」

我說了一些位置，信不信只能由他了。

最後警方還是找出了氰化物粉末，以及其他不流通於市面，具有強大致死性的藥物。

「但這並不能代表東西是夫人的，也可能是你藏匿在案發現場，現在裝作投名狀透漏給我們。」

「要購買這些東西總要通過些管道吧？不如查查夫人的交易紀錄，尤其是她用來治療『思覺失調』的轉帳。」

聽到後面，朱夫人幾乎忍不住顫抖，為什麼？明明就只差最後一步，只要推在眼前的人身上，她就能帶著朱鵬遠的錢遠走高飛，還能享受著其他人的憐憫，畢竟一個患病的女人一夜之間無依無靠，放在哪裡都是值得同情的不是嗎？

但是這一切都被毀了！明明只要他乖乖認罪就行！她掙開周圍人的壓制，握著一把刀衝向我，卻一下就被卸下刀，雙手反剪在地。

「是我又怎樣！好幾年了，朱鵬遠不是罵就是打，我多想殺了他，他也不是個好東西，那麼多的小姑娘毀在他手上，就當是我殺了的吧！我也算為民除害了吧！那名片也是我為了嫁禍才放的！」

無所謂了，是不是她殺的都無所謂了，也許真的是她精神恍惚間就送朱鵬遠上西天也說不定，那就當是她為了葬送自己被摧殘的歲月所下的毒手吧。

她痛快淒厲的笑聲迴盪在整間別墅，我錯愕地望向她，沒想到她那麼快就認罪了。

看著她被扭送進警車，因為需要做筆錄，我也跟著到了警局。

出來後外面突然下起了雨，天色瞬間暗了下來，我撐著一把黑色的雨傘向雨幕裡走去……

我回到了棺材店，越過神明桌，往地下室的方向快步走著。

入眼的是一副玉製的棺槨，裡面躺著一個女人，她身上穿著的還是初次見面的衣服，酒紅色洋裝，如紅玫瑰一般，身邊是白薔薇簇擁著她。

其實她本該進火化場了，我卻發現她的身體不像尋常屍身般腐爛，也沒有味道，也許這是對抗死亡後得到的獎勵。

我靠在棺材旁邊，靜靜地看著她安詳的面容。

或許那真的不是什麼預知的能力，而是詛咒，明明當時在再次遇見她時救下了她，免於被朱鵬遠虐殺，卻還是敵不過詛咒。

「反正，也只是新奇而已。」
我早就已經對這種事情麻木了。

沈無咎開始自言自語，其實也不算，只是想對你，看到這裡的你說——

「我所預見的朱鵬遠確實是死於氰化物中毒，但不是他老婆。」

「——是我。」

「就算她不承認，我也有好幾種辦法逼她認罪，明明可以阻止她老公，卻還是袖手旁觀看著那些女孩毀在朱鵬遠手裡。」

「可惜她沒出現在我的夢裡。」

「不過——」沈無咎看著你，揚起一個狡黠的笑容：「歡迎你來我的夢裡做客。」

「——外面的看官。」